

一池清凉

□潘群飞

母亲听说老朋友身体出了大问题，急派我前往探望。她俩从小隔弄而居，后又先后嫁到同镇邻村。这几年各自被家事所困，走动渐渐少了。

沿老路而行，热风扑面，原先如伞的杂树不知都去哪儿了。两旁除了零零碎碎的农田，就是高高低低的楼房，还有红红绿绿的庭院。暗忖，阿姨家的庭院是否也变了模样，那一方池塘还在吗？

阿姨屋前的小池塘，最初大概为方便取水而挖。一丛小圆竹临池而生，挺直清秀，枝叶伸展有度，繁疏有致，洒下一池阴凉的同时，也不忘引进点点碎光。犹记池旁还有一株泡桐，春夏之交，叶大如蒲扇，随风一摇一摇，摇落朵朵紫红，再配上零星的鸟鸣蝉叫，池塘越发有声有色。

池水源自地下，澈凉中似有隐隐乳白融入其中，跟山间水潭堪有一比，只是多氤氲了一层人间俗趣。大热天你来拎一桶洗菜，我来拎一桶烧饭，有的直接把瓜抛在水里，随时来取。水池不深，略低我们胸口，是孩子们去河里劈波斩浪前试水壮胆的佳地。我们在这里胡侃、击水、扑腾。在片片水花和笑声里烈日悄悄西斜。待人影散尽时，男主人总不忘开通暗沟，放掉一些泛着几丝底泥的污水。次日池塘依然端着一面明镜迎接我们。在河埠头洗净田泥的男人，路过池塘有时也会再舀一盆清水，擦拭冲洗一身的疲惫和燥热，然后习惯地依弄堂而坐，点一支烟。清凉悠长的弄堂风，带着苔泥的湿润，窗口溢出的饭菜香和弯角小院里蔷薇浓郁的芬芳，绵绵而来。

凉粉是炎炎夏日最廉价也最清凉的饮料。卖凉粉的吆喝声一般在午后的小巷或街头的树荫下，如凉风般传来。提前配制的凉粉静置在木桶里，晶莹剔透，左颤右晃，舀起时再在上面洒下些许红糖和薄荷水提味。捧碗仰头畅饮，一阵连续快速的咕嘟咕嘟后，痛快淋

漓之爽喷薄而出。

这样的酣畅，我在她家不知免费享受了多少次。听母亲说，阿姨在娘家时已学会做凉粉，那时要好的邻里时常聚在她家以此解暑取乐。有时盛夏深夜，在附近看完战斗片的我们，也会如风般潜入月色溶溶、池水盈盈的小院，溜进灶间，从小桶里舀一碗女主人用清晨的池水和木莲籽、茄汁自制的凉粉一饮而尽。卧室故意加重的咳嗽和我们渐响的笑声，是彼此接头的暗号。

后来，当我们有能力在河里撒欢时，小池就失去诱惑力了。邻里的日子开始好过了，找到了更凉爽的办法对付暑热，天然凉吧慢慢地冷清起来。我也只有在阅览室读到“新绿小池塘，风帘动，碎影舞斜阳”这样意境优美的诗词时，眼前才会晃动起曾带给我无数凉爽恬愉的那池清水来。

池塘虽不如以前那般热闹了，但一直没荒废。我家经常收到他们种养的茭白和小鲫鱼，还有干荷叶——他们听老中医说荷叶清热利湿，每天泡茶喝对我母亲的肺热很有好处。孙女、外甥每年暑假都会跟他们住一段时间，大概为了讨孩子欢心，他们又添种了几株荷花。在乡下赏荷、玩水、捉青牛，对城里孩子来说实在是一段妙趣横生的体验，更何况也许还有比果冻更爽滑的凉粉。

我家遭变故后，我极少去他们家了。他们倒常来坐坐，解决一下我们的实际问题。有次外出，恰巧路过他们那儿，情不自禁地往里瞟了一眼，翠竹似乎还是老样子，只是地上多了些许黄壳，残荷凌乱的池塘在夕阳下泛着琥珀色的微光。阿姨看见我，从屋里小跑出来，没有客套地寒暄、哀叹，只极轻柔地问一声，还好吗？然后微笑着从我的脸色和神情里自找答案。闲聊几句后，再默默目送我远去。那日傍晚，我的身上似乎多披了一层余晖。

两位老人看到我从后门进来，都很惊喜：好久不来了。是呀，好久不来了。这是他们的渴望，也是我的愧疚。阿伯从冰箱里拿出水果和饮料，我摆摆手说，给我来碗凉粉吧，顿时笑声满屋飞扬。阿姨话特别多，似乎想把以前珍藏的话都说出来，恐怕以后没机会。看着她那张笑咪咪、略显憔悴的脸，我不知说什么，也不想多敷客套之辞，只嘱咐“好好休养”，默默祝愿她早日挺过这个难关！

从前门出来，我终于又见到了久违的池塘。丛丛茭白和零星的荷叶随风摇曳，水面绿萍点点，几只蛙虫缓缓地闲游其中。瞬时，一抹来自时光深处的清凉向我悠悠袭来……

人间值得一抬眸

□施群妹 文/摄



手机振动时，我的指尖还在书脊剥落的纸絮里徘徊。书房里堆叠的旧书扬起细小的尘埃。朋友的消息简短有力：“赶紧的，去外面抬头看天。”

我瞥了眼呼呼运转的中央空调，落地窗外的阳光仿佛熔化的金箔。出去遭罪？但她一贯的严谨，或许真藏着什么惊喜？我随手抛下整理到一半的书籍，朝着小区南门岗跑去。

南门岗的女保安蛰在冷风机前，几缕碎发在风中轻轻颤动。我兴奋地招呼她，她却只是隔着玻璃摆摆手，眼神里满是疑惑。顾不上多劝她几句，我直接冲到空地上。强烈的日光刺得人睁不开眼，我只好透过指缝望去。刹那间，呼吸几乎停止：太阳四周竟晕开一圈瑰丽的虹彩，如同天神遗落人间的光晕，将整片天空渲染成儿时橘子汽水般的亮色。

我顾不上刺眼的光芒，猛地睁开双眼。那光晕似乎越扩越大，像用月光织就的绸缎，轻柔地包裹着烈日。这是从未见过的奇观，气象预报里也寻不到半点踪迹。颤抖着掏出手机时，正巧有位陌生少妇向门岗走来。我手舞足蹈地比画，连声音都带着破音的激动：“快！快看天上！”她先是一愣，马上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瞳孔瞬间放大，随后慌忙掏出手机，一边拍摄一边兴奋地对着眼音通话大喊。

我举着照片跑回岗亭，保安大姐原本困倦的神情瞬间被点亮。她三步并作两步冲出门外，仰头望着天空，爽朗的笑声混着蝉鸣，在暑气中炸开：“多亏你叫我，不然就错过这奇观了！”

发在朋友圈的动态很快收获无数惊叹。我站在阳光

下，任由滚烫的光线穿透皮肤，仿佛要将这份震撼融进血液里。直到傍晚，我又独自走到小区桥中央，看晚霞如何将楼宇涂上金色，看夕阳怎样缓缓沉入万家灯火。原来天空从不缺少奇迹，只是我们总低头沉溺于一方屏幕，忘记了抬眼就能触及的辽阔。

这让我想起周二的读书会。那天我们读罗振宇的《预测之书》，主讲人设计了一场特别的游戏：一组用头脑风暴勾勒未来城市，二组借助AI软件创作。作为第二组成员，我很快在搜索框输入关键词，坐等结果时，便和同伴聊起了家常。反观另一组，从建筑形态到生态系统，争论声此起彼伏。汇报时，AI生成的图景虽精密规整，却像缺乏灵魂的机械模型；而人脑构思的城市，处处跳跃着荒诞却鲜活的想象。主持人的总结振聋发聩：“科技是翅膀，而不是牢笼，人类的创造力永远是最独特的星辰。”

后来，我忍不住问AI助手DS：“如果你是人类，最想做什么？”它的回答条理清晰，从社会价值谈到情感体验，最后却突然笔锋一转：“所以若得此一生，我愿笨拙地坠入人世，做一株会流血、会犯错、会为晚霞流泪的碳基生命。”下方还有行小字：“此刻的你，正握着多少我永远无法拥有的可能性。”

暮色渐浓，风掠过耳畔，带着白天日晕的余温。那些在屏幕里错过的朝晖、在信息流中忽视的晚霞，此刻都化作心底的涟漪。原来生命的珍贵，恰在于它的不完美。我们有时会被日晕震撼到颤抖，有时会因AI的“渴望”红了眼眶，有时也会在某个普通的黄昏，突然读懂平凡日常里最璀璨的诗意。



AI生成图